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李孟棠，朱彬

中山大学智能工程学院

limt29@mail.sysu.edu.cn, zhub26@mail.sysu.edu.cn

2021年3月2日

1 概率的含义

- 概率论的实际应用
- 概率的不同定义
- 概率与归纳

1 概率的含义

- 概率论的实际应用
- 概率的不同定义
- 概率与归纳

概率论(Probability Theory)研究相继发生或同时发生的大量现象的平均特性, 例如质量控制、机会游戏(赌博)、统计力学、湍流、噪声、出生和死亡率等等。

现象: 当观测次数增加时, 一些量的平均值趋于一个常数, 例如抛硬币实验(experiment)。

概率论的目的就是用事件的概率来描述和预测这些平均值。

事件 A 的概率 $P(A)$ 是分配给该事件的一个数字, 其频率解读(frequency interpretation)如下:

如果在 n 次重复试验(trial)中事件 A 发生 n_A 次, 那么当 n 足够大时, A 发生的相对频率 n_A/n 以高度的确定性接近 $P(A)$:

$$P(A) \approx n_A/n.$$

频率解读并不精确！因为“以高度的确定性”、“接近”、“足够大”的含义并不明确。

但是，这种不精确性（近似性）在描述物理现象的科学中普遍存在。

尽管如此，概率论本身建立在明确定义的公理之上，是按照逻辑规则演绎出来的一门严密学科，能够有效地处理实际问题。

用概率论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明确区分三个步骤：观察(observation)、推理(deduction)、预测(prediction)。

第一步（观察）：通过一个不精确的过程来确定某些事件 A_i 的概率 $P(A_i)$ 。例如使用相对频率 n_{A_i}/n 或者对称性（偏心骰子vs均匀骰子）。

第二步（推理）：假定概率满足某些公理，通过演绎推理从某些事件 A_i 的概率 $P(A_i)$ 来确定其他事件 B_j 的概率 $P(B_j)$ 。例如使用均匀骰子掷出偶数的概率为 $3/6$ 。

第三步（预测）：基于得到的数字 $P(B_j)$ 进行预测。例如反向使用频率解读：重复试验 n 次，事件 B 发生的次数 $n_B \approx nP(B)$ 。

必须明确区分由实验确定的数据和由逻辑推理得到的结果。

第一步和第三步基于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例：为了确定掷一枚硬币得到正面的概率，掷100次还是1000次？

第二步基于演绎推理，是本门课程主要考虑的步骤。

1 概率的含义

- 概率论的实际应用
- 概率的不同定义
- 概率与归纳

公理化定义

使用（朴素）集合论中的一些概念：

- 必然事件 S ，每次试验都会发生。
- 事件 A 和 B 的并 $A \cup B \equiv A + B$ 表示 A 和 B 之一发生或两者都发生。
- 事件 A 和 B 的交 $A \cap B \equiv AB$ 表示 A 和 B 都发生。
- 如果 A 和 B 中一个事件的发生阻止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称事件 A 和 B 互斥。

例：骰子实验。必然事件？偶数和小于3的并和交？互斥事件？

概率的公理化方法仅依赖于下面三条假定(postulate)：

- ① 任一事件 A 的概率 $P(A)$ 是分配给该事件的一个非负实数，即 $P(A) \geq 0$ 。
- ② 必然事件的概率等于1，即 $P(S) = 1$ 。
- ③ 如果两个事件 A 和 B 互斥，则 $P(A \cup B) = P(A) + P(B)$ 。

本课程的出发点——概率的公理化定义强调了概率论的演绎特性，避免了概念模糊，为进阶课程的学习和复杂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数学上严密的概率论以实分析、测度论等进阶数学课程作为先导。

本课程仅以微积分为基础来介绍概率论，试图最大程度地保持理论的严密性。

相对频率定义

事件 A 的概率 $P(A)$ 被定义为如下极限(von Mises)

$$P(A) =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n_A}{n},$$

其中, n 是试验次数, n_A 是 A 发生的次数。

相对频率定义看似合理, 也是概率应用的基础(第一步和第三步), 但把它作为演绎理论(第二步)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原因:

- 实际中, n_A 和 n 都是有限数字, 它们的比值无法和极限划等号。
- 若采用频率定义, 那么极限 $P(A)$ 只能作为假说(hypothesis), 而不能通过实验确定。

一般认为Kolmogorov的公理化方法更为优越。

古典定义

事件 A 的概率 $P(A)$ 可以不通过实验而先验(a priori)确定:

$$P(A) = \frac{N_A}{N},$$

其中 N 是可能结果的总数, N_A 是支持事件 A 的结果数。

古典定义曾被用作概率论的基础长达几个世纪。今天, 它被用来确定概率数据和作为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例: 均匀骰子掷出偶数。

但必须注意到: 数字 N 和 N_A 的含义有时不明确。

例：投掷两颗骰子，求结果点数之和等于7的概率 p 。

解：确定 N 和 N_A 。

- ① 考虑所有可能的点数之和 $2, 3, \dots, 12$ ，共11种。 $p = 1/11$ ，错！
- ② 考虑所有可能的点数对，而不区分两颗骰子。共21种结果，其中支持事件 A 的有 $(1, 6), (2, 5), (3, 4)$ ，所以 $p = 3/21$ ，还是错！
- ③ 上述答案错误的原因是之前考虑的结果不等可能(equally likely)。“正确”做法应该是在区分第一和第二颗骰子的前提下考虑所有可能的点数对。共36种结果，其中支持事件 A 的有 $(1, 6), (2, 5), (3, 4), (4, 3), (5, 2), (6, 1)$ ，所以 $p = 6/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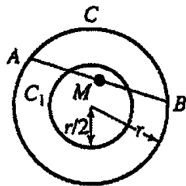
上面例子表明我们需要对之前的古典定义做出改进：如果所有结果等可能，那么一个事件的概率等于支持它的结果数与总结果数的比值。

但是，这种改进并不足以消除古典定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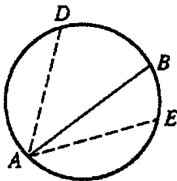
对古典概率定义的批判:

- ① 术语“等可能”实际上意味着“等或然”(equally probable), 因此定义使用的正是有待定义的概念。这通常带来确定 N 和 N_A 的困难。
- ② 该定义适用的问题类型有限。例如, 该定义不适用于偏心骰子: 假如掷出4的概率为0.2, 那么该数字无法从定义导出。
- ③ 古典定义似乎是不考虑经验的逻辑必然结果,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承认某些结果为等可能, 正是因为人类的集体经验。例: 均匀骰子和新生儿性别。
- ④ 如果可能的结果有无穷多个, 那么在利用古典定义时, 我们必须使用长度、面积或者其他度量来确定比值 N_A/N 。这容易导致概念的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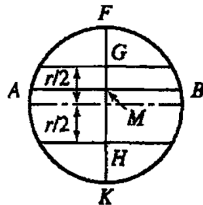
例 (Bertrand悖论): 给定一个半径为 r 的圆周 C , AB 是一条“随机选出”的弦, 确定其长度 ℓ 大于内接等边三角形边长 $r\sqrt{3}$ 的概率 p 。



(a)



(b)



(c)

解: 图(a), 弦 AB 的中点位于半径为 $r/2$ 的同心圆 C_1 内。由此 $p = 1/4$ 。
图(b), 假设弦 AB 的端点 A 固定, 由对称性可知这不影响 p 。那么支持 $\ell > r\sqrt{3}$ 的端点 B 位于 120° 弧 DBE 上。因此 $p = 1/3$ 。
图(c), 假设弦 AB 垂直于 FK , 同上可知此限制不影响 p 。若 AB 中点 M 位于 GH 上, 那么 $\ell > r\sqrt{3}$ 。所以 $p = 1/2$ 。

同一个问题有三个不同的解! 实际上, 这些答案对应了三个不同的实验。上述例子表明了古典概率定义本身的模糊性。

古典概率定义的价值：确定概率数据和作为工作假设。

- 在许多应用场合，基于长期经验，人们做出了有 N 个等可能结果的合理假设。于是古典定义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被接受。

例如“从装有 m 个黑球和 n 个白球的盒子里随机摸出一个球，它为白球的概率等于 $n/(m+n)$ ”，或“如果一次电话呼叫在时间区间 $(0, T)$ 里随机发生，则在区间 (t_1, t_2) 发生呼叫的概率等于 $(t_2 - t_1)/T$ ”。

这种结论是正确而有用的，但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随机”的含义。在电话里例子中，“未知概率等于 $(t_2 - t_1)/T$ ”并非由呼叫的“随机性”导致，而是等价于后者。两者都从过去的电话呼叫记录而非先验推理得出。

- 在一些应用中，无法用足够多次的重复试验来确定各种事件的概率。因此，我们只好假定某些结果等可能，并把古典定义作为**工作假设**来确定概率。如果假设的逻辑后承(logical consequence)与实验结果相符，那么就采纳此假设，否则就拒绝该假设。

统计力学例子

例：给定 n 个粒子和 m 个盒子且 $m > n$ ，随机地把每个粒子放进一个盒子。预先选定 n 个盒子，求出每个盒子里有且仅有一个粒子的概率 p 。

特别地，取 $n = 2$ 和 $m = 6$ ，则问题对应于掷两个骰子。提前选定面（盒子）3和4。

此问题的解取决于对可能结果和支持结果的选择。考虑如下三种知名情况：

Maxwell-Boltzmann statistics

假设每个粒子均区别于其他粒子，并将这 n 个粒子放进 m 个盒子各种可能的排列作为结果，那么

$$p = \frac{n!}{m^n}.$$

Bose-Einstein statistics

假设粒子之间不可区分，也就是说，把它们的不同排列视作同一个结果，那么

$$p = \frac{(m-1)!n!}{(n+m-1)!}.$$

Fermi-Dirac statistics

假设粒子之间不可区分，同时每个盒子最多只能容纳一个粒子，那么

$$p = \frac{n!(m-n)!}{m!}.$$

例（续）：当 $n = 2$ 和 $m = 6$ 时， $p_{M-B} = 2/36$ ， $p_{B-E} = 1/21$ ， $p_{F-D} = 1/15$ 。

评论：在统计力学发展早期，人们倾向于认为只有第一种解才合乎逻辑。但在缺乏实验证据的情况下，这三种模型都只是**假设**。物理学家只接受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假设。

古典概率定义的价值（续）

- 假设实验1中事件 A 的概率 $P(A)$ 和实验2中事件 B 的概率 $P(B)$ 已知。一般而言，我们无法仅用这些信息确定事件 A 和 B 都发生的概率 $P(AB)$ 。但是，若两个实验相互独立，则有

$$P(AB) = P(A)P(B).$$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推断实验1的结果不会影响实验2的结果，由此先验地确定这种独立性。例如同时进行硬币和骰子实验。

- 如果把古典概率定义作为**假设**，那么它可以成为一种演绎理论的基础而不需要其他假设。在该理论中，公理化定义中的三条假定变成了（容易证明的）定理。但是，这种理论远远没有概率的公理化方法强大。

1 概率的含义

- 概率论的实际应用
- 概率的不同定义
- 概率与归纳

在概率论的应用中，我们会遇到如下问题：假设在一个给定实验中事件 A 的概率 $P(A)$ 已知，对于该事件在未来单次试验中是否会发生，我们能做出何种结论？

分两种情形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

- ① 假设 $P(A)$ 明显不同于0或1，例如 $P(A) = 0.6$ 。在这种情况下，数字0.6仅给我们“关于事件 A 会发生的一些信心”（概率的主观解读，无法被实验验证）。在未来的单次试验中，事件 A 可能发生或不发生。但即便它不发生，这也不足以构成我们对假设 $P(A) = 0.6$ 的质疑。
- ② 假设 $P(A) = 0.999$ 。现在我们几乎确定事件 A 在下一次试验中一定会发生（**客观结论**）。如果事件 A 在下一次试验中不发生，那么我们必须严重怀疑（即使不马上拒绝） $P(A) = 0.999$ 的假设。

这两种情形区分了科学的“软”结论和“硬”结论。概率论所提供的解析工具能够把“主观”论述转化为“客观”论述。

例：后续课程内容表明， $P(A) = 0.6$ 这一信息能够导出如下结论：如果该试验重复1000次，那么“几乎可以确定”事件A发生的次数介于550和650之间。考虑把原实验重复1000次作为一个新实验，那么在新实验中，事件

$$A_1 = \{A \text{ 发生的次数介于 } 550 \text{ 和 } 650 \text{ 之间}\}$$

的概率等于0.999。因此我们推断事件 A_1 几乎一定会发生。

评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结论都依赖于归纳性推理，两者的显著区别仅在于数量而非性质。“客观”结论并非必然而是一种推断(inference)，毕竟任何基于过去经验对未来事件的预测都不是逻辑必然性。这一点并不限于概率论，而适用于所有的科学。

The End